

敕勒草

贾 勋

CHI
E
LAO

CHI IE CAO

敕 勒 草

賈 勳

*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內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25 字数:2600千 插页:3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25册
统一书号: 10089·358 每册: 0.63元



作者小传：

贾勋，内蒙古人，一九三九年生。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分会会员。一九八四年于内蒙古师大文研班毕业。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发表诗歌和戏剧作品，现在呼和浩特市文化局工作。

序

六十年代，贾勋同志已经开始了诗歌的耕耘，那时，他以晋剧团的戏曲创作为主。可是，他对诗歌的偏爱与追求，早已默默开始。因为那时我在《草原》文学月刊社当编辑，同写诗的朋友们来往甚多。我记得年轻瘦弱的贾勋同志，经常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利用本职工作的间隙，来到编辑部或者来到家里，从兜里掏出他的新作给我看。十分谦虚的听意见，不多言，不多语，精神专注，总是给人以风尘仆仆，忙里偷闲的印象。即使雪花纷飞，雨水淋淋，也不会留下他，只要谈完对诗的意见，他便起身。

骑在旧自行车上旋转着，也许是在寻求诗歌的旋律。旋转了足有二十多年吧，他的第一部诗集，终于结集出版，这是多么来之不易，多么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啊。

他的许多诗，我都是他的第一个读者，我们的友谊，由于雪花和岁月而加浓，正因为这样，当出版社的荣竹林同志和贾勋自己，提出让我写序，我是很乐意的。

文艺不等于政治，政治更不能代替诗歌。但是时代的风云，政治生活的变迁，对于文艺的影响，是任何人无法摆脱的。为什么某些有才华的诗人，甚至在世界上有影响的诗

人，在某种年代，写不出一首好诗，即使写出来，也不过是当时政策的传声筒，也是由于政治的原因。那时的千人一腔，万人一调的左的空气，不允许“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无拘无束的思想自由放任。时势造英雄，也同时造就了诗人。没有草原上的骤雨，雨后的鲜蘑菇是很难应运而生的。

贾勋的诗，从一九七九年以來，开始了水草丰美的旺盛季节。

在那暗黄色的草地上，
滚过了勒勒车笨重的木轮。
它留下的，虽有几道古老的车辙，
但已不再是捆绑春天的绳痕。

(妥木斯画展遐思)

他的这段独立成篇的诗，自然是画外之画，对于年轻而又老成持重的贾勋来说，已经是冲破绳索的危言。这不仅是他创作生涯中凝聚的思想，还是他对多年来左的束缚的一种挣脱，一种诗意的观察与形象的概括。车轮本来是前进的意象，所谓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也是指后路对前路的借鉴。贾勋巧妙地把笨重木轮车的车辙，臆化为“捆绑春天的绳痕”，这的确是一个奇特的创造，这是对以往多少年的冤枉路、回头路和弯路的生动写照，也是对他自己创作道路的生动写照。难道左的思想绳痕，不是在一代人的生命创造的春天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吗？

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贾勋的诗，进入一个没有绳痕的创造的春天。他逐马散花，在《诗刊》、《草原》、《山丹》

《鹿鸣》、《燕山》、《花溪》、《西湖》、《星星》和《奔马》等区内外报刊上，大量的发表诗作。

贾勋的诗，不属于突出解剖自我、表现自我的那种范畴，但在每首诗里，无不渗透了他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立的思索与追求；他的自我意识，往往深隐于客观世界的画面之中，他也敢于心猿意马地大胆思索与联想：

感谢你啊，卖热奶的姑娘！／你知道／我们的民族／多么需要补充营养！／——昨天，／队排得太长、太长了，／白白等掉了多少时光？！（《卖热奶的姑娘》）

痛定思痛，鞭打昨天的愚昧，吐诉昨天的忧伤，领悟以往的悔恨，一度曾经是风行全国的社会意识；托物咏志、喻古讽今、借题发挥，也是不少人采用的创作方法。问题是能否写得精辟，联得巧妙、挖得深刻。《黔灵洗钵池》、《昆明西山龙门》、《秀才看榜》、《法净寺阶梯》、《谒西山聂耳墓》和《阿诗玛》，就是他一度探索中采撷的果实。由于他不断学习、不断探求与进取，不断的改弦更张，他的诗日臻成熟，没有在新时期的竞赛中落伍。短诗《雪与雪莲》展示了他在新时期创作领域中的进取意向与奋斗姿态：

太阳出来的时候，白雪死了，／……／而那苍崖上的雪莲却亭亭玉立，／……

一个在温暖里解体了，消逝得无影无踪，／一个在温暖里结实了，孕育了不死的青春，／同是冬天里严寒的儿女，／在新考验下，却淘汰了苍白的灵魂！

是的，任何人都曾经在严寒中度过，任何人都可以说是冬天里严寒的儿女。到了春天，本来都可欣欣向荣，可是不

然，有的人在顺利的时候，反而思想萎顿，枯索凋落，成为病树，成为沉舟，不“羨万物之得时”，但“哀无生之行休”。太阳出来的时候，白雪死了，说的多么意味深长，说的多么切痛衷肠。季候的骤变，或是由寒变暖，或是由暖转寒，但往往是“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贾勋这首诗，比起他的《白求恩之歌》等类似的诗作，产生了质的飞跃，开始了独到的观察与创造。他的诗歌的翅膀，确实向着“白雪阳春”的境界扶摇而上。历史的伟大转折点，往往也是诗人创作的转折点，“五四”运动，“四五”运动，造就了许多诗人，不少作家从此开始了创作的转折；值风云变幻之际，也是筛选与淘汰最厉害的时候。我认为，贾勋的创作之路，也因历史的转折而转折，也因时代的新生而新生。

贾勋是谦虚的，谦虚在于他绝不固步自封，谦虚在于他每有所得时也绝不沾沾自喜，谦虚在于他不断进取与交流。边塞的游云啊，被朔风晓月吹照，流云啊，你也荣幸地开始了“五岳寻仙不辞远”的壮举吗？果然，诗人的鸿影终于飞向大江上下，飞向西子湖畔，飞向如诗如画的江南，飞向南海之滨。他的诗，也由此汇入当代诗潮。他诗歌的色彩，也增添了几分南国的娇红羞绿。《绿雨》、《苏堤与白堤》、《漓江印象》、《七星岩公园》、《驼峰山》、《芦笛岩遐想》、《乐山大佛》、《登庐山五老峰》和《姑苏行》等，都是他南行的结晶。这些作品，虽然大都是触景生情之作，但这是储存已久的陈情，它与日夜渴盼而又从未造次的新景，杯盏相碰，诗的一叶扁舟，便从超脱现实的意境里“击空明兮沂流光”！心的驰骋与拍摄，是拍摄世界的照像机难以捕捉

的。感情的空中走廊，是诗人独自来往的天衢，谁投足勤勉，谁就能更多的得到收获。贾勋从七星岩联想到月宫，似乎看到了月宫的桂树，进而想到草原，想到母亲湖，幻想从母亲湖捞起桂树。他又以漓江岸上的骆驼山，驰思万里，飞向北疆大漠，他要鞭策身披绿绒，蹄开繁锦的骆驼山，将绿色的音符，振荡无边瀚海。南北想望的诗情，远古遐想与当代意识交融，远处与近处相通。先前也许带着游离的鞭痕，之后，要汇成一股感情与意境的合流。当他写到《北方的风啊，南方的风》，已经揉进自己的灵虚孔道，要使旋律、相貌、衣着、声音、色彩、完全浑然一体，煮进独酿琼液的老窑，没有忘我的勇气是不成的。贾勋，给“爬山调一样悠长而古老的峡谷——这北方的峡谷”，引进“一股湿漉漉的海风”。因此，山溪露出微笑的牙齿，讲述“山村火鸡场经理的故事”，不仅讲述，而且感到和看到“飘着法兰西火鸡蛋空通标签的风”，“小憩在山村小卖部”，并且继续驱赶它“游荡在山民那和电扇一起旋转的凉爽的梦里”。在这首诗里，他把幻想、现实与渴望之泉汇合流进自己的诗情和语言的长渠，是很有见地，也是很有勇气的。千年保守的塞外，春风不度的塞外，萧索终古的塞外，多么需要带着香蕉气息之湿漉漉的海风吹进来，以便调剂一下令人思想干裂的空气啊！

《让孩子们去幻想》这首诗，可谓贾勋的追求勇气的生动注解，又是他几年来梦寐以求的小结。

千百年来，多少诗人都用行路难为题，表达自己的困惑，表达自己上下求索，登天揽月，垂钓碧溪，穷途哭返的挚情，李白的所谓“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道出了万世不变，千古长存的真谛。苦苦求诗的贾勋，也尝到了这种追求之苦。行路难，幻想也难，甚至更难。行路之难，既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幻想之难也有“童工破碗里闪着的泪花”来淹没，也有“视野里插满了愚昧的篱笆”来阻挡，虽然如此艰难，贾勋的幻想之勇，随着“鹰愁岭上的冰雪复又消融”而与日俱增。他借用孩子之口道出了幻想的现实：“一千多岁的昭君阿姨，可会弹电子琵琶？！”难道银幕里，舞台上，生活中的昭君，不是正在弹奏电子琵琶吗！

列宁很早提出：要幻想，没有幻想，甚至没有微积分。幻想，是万思之灵。可以在语言上锤炼，可以在意境上建筑，可以在色彩上渲染，可以在声律上弹振，但是，没有大胆的幻想，就没有诗，也就丧失了灵魂，也就等于自设藩篱，走向绝路。

老实的牛，一旦点燃了尾巴的火炬，立即疯狂咆哮，后无退路便勇往直前。

预祝诗人继续前进。

贾 漫八六年一月

目 录

序	(1)
妥木斯画展遐思	(1)
裙子·浪花·飞天	(5)
雪与雪莲	(7)
昭君酒	(8)
琵琶曲	(9)
雨，落在诺和木勒大街	(10)
冬之歌	(12)
草原的心	(14)
走场放牧的姑娘回来了	(16)
咀嚼	(17)
北方的风啊，南方的风	(18)
诗笺，飞向那达慕	(20)
红柳情思	(23)
酒花廊	(24)
虹	(26)
让孩子们去幻想	(27)

青城吟	(29)
在候机厅的阳台上	(34)
洗衣机和诗	(36)
关于秋的联想	(37)
绿雨	(39)
年轻的母亲	(41)
新居三吟	(43)
他等待着	(45)
上都郭勒，我怀念你！	(47)
草原的路	(49)
大学生活断想	(52)
成吉思汗陵门上的铜钉	(56)
穿红裙子的姑娘	(58)
一篇刚刚开头的诗报告	(60)
啊！新华街	(64)
滇池，春的眼睛	(65)
访香溪	(69)
首都机场之夜	(71)
长春八月	(72)
卖热奶的姑娘	(74)
竹竿	(76)
南行诗草	(78)
姑苏行	(89)

西湖	(92)
给理发师	(94)
无名柳·卧龙石·通顺街	(96)
妈妈，儿回来了！	(102)
啊！呼和浩特	(105)
闪亮的“启明星”，落到草地上	(109)
总理啊，我找到了您的旧居	(111)
白求恩之歌	(114)
叩问这血染的西梁石	(117)
向教授祝酒	(119)
啊！青城，你这蓝色的长船	(121)
后记	(123)

妥木斯画展遐思

一

谁能想到，从京华的一条小巷进去①，
竟能叩开大草原好客的包门……。

二

在那暗黄色的草地上，
滚过了勒勒车笨重的木轮。
它留下的，虽有几道古老的车辙，
但已不再是捆绑春天的绳痕！

三

几座蒙古包都是乳白色的，
我猜，画家的笔，
是蘸着马奶描绘生活的。

四

雪，雪，铺天盖地的雪啊！

在这冰冷的包围中，一星灯火
从接羔棚里透了出来……
灯啊！你这草原的心！

五

小托娅，这个满脸稚气的孩子，
别看她长得还没马腿高，
可她的心，是在马背上驰骋的呀！

六

天，灰淡中透出几分清冷，
这是草原母亲的形象吗？
这是她思索昨天的背影？

她没有回答我，
只把一碗奶酒递过来，
——哦！从这清凉中
我找到了藏着的火，
和那创造火样生活的激情！

七

鹰，有人说这是大草原的灵魂！

我望着它搏击云天的双翅，
忽然想到，有这把锋利的巨剪
何愁铰不碎草原的贫困！

八

九月雨，梳洗着初黄的草丛，
也梳洗着其木格姑娘的别绪离情：
秋深了，你没有去收获，
却匆匆远去，到畜牧学院育种……。

九

初秋的早晨。
旷野里，只有几辆牛车和它的主人。
可从绿色的草海深处望去，
我似见一排排电网栏，
已把草原的今天与明天连通……

十

请把画家美好的祝愿，
摇向广袤的沙原吧！
——啊！你春天的驼铃！

在她苍茫、灰淡的画面上，
我已看到那绿色的憧憬……

我区画家妥木斯的油画作品，去秋在首都王府井帅府园胡同中央美院陈列馆展出。

裙子·浪花·飞天

漠风沉淀着小镇的仲夏
一夜间，姑娘的遐想在涨潮
长街上，荡开多少朵彩色的浪花

在燥热的沙海里，妈妈也曾
捞过幻想飞天的童年
那和凉爽的传说一起腾飞的童年
那和美丽的紫霞一起飘舞的童年
可在她灰白的记忆里，却抽不出
一根连缀花裙的彩线

小镇的夏天是属于这些北方姑娘的
那线条流畅的红裙子
打扮着他们的节日，也
打扮着他们的芳年
当然，小镇的夏天